大儒二程

关中俊杰程颢

王杰

上一集我们讲到,程颐以布衣之身给宋仁宗上书,直言天下利弊。这一集,我们把目光转向程颐的哥哥程颢。程颢考中进士后,被派往关中地区的鄠县担任主簿。这一年,程颢二十九岁,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。

刚到鄠县,程颢就遇到一个以贪赃闻名的税官,此人凶狠残暴,连上级官员都怕他三分。他扬言:“谁敢告发我,我就杀了他!”程颢把他找来,笑着对他说:“你拿着朝廷俸禄,怎么会盗窃资财呢?即使有这个念头,也一定会感到羞耻,怎么还会去杀人呢?”这个税官听完后无地自容,没过多久就把贪污的钱财全部归还,表示要重新做人。程颢以理服人,感化了一个悍吏。

程颢还办了一件教科书式的案子。一个年轻人状告叔叔,说叔叔借住自己父亲的宅院,从地下挖出钱财后说是自己埋的,要把钱财据为己有。县令不知如何判决,交给程颢处理。程颢问年轻人藏钱多久了,年轻人说二十年。程颢查看铜钱后对被告说:“这些钱是二十多年前铸造的,那时你还没住进你哥哥的宅院,怎么能说这钱是你埋的?”被告无言以对,只好还钱。这个案子被收录进《折狱龟鉴》一书,成为经典案例。

程颢还破除了迷信。县城南山的庙里有尊佛像,僧人为了骗取香火钱,说佛头会发光。老百姓信以为真,昼夜前去烧香,秩序混乱。程颢查明僧人把蜡烛放在佛头后面捣鬼,便对僧人说:“等佛头再发光时,你把佛头砍下来送到县衙。”僧人知道骗局被识破,再也不敢装神弄鬼了。

关中常发大水,别的县因不修堤坝损失惨重,而程颢提前建议修筑堤坝,鄠县百姓的房屋、农田几乎没有受到侵害。大水过后痢疾流行,程颢发现是喝生水所致,便宣传喝开水的好处,救了很多人的性命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县里要修水利,只要一贴告示,百姓就闻风而动,很快就修好了。百姓称赞说:“程主簿组织工程,就像将军号令军队一样!”

程颢出身官宦之家,却能与百姓同吃同住,冬天不穿皮衣,夏天不打伞,凡事亲力亲为。正是这种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品德,让他深受百姓爱戴。因为政绩卓著,程颢被誉为“关中俊杰”。他在鄠县的经历,为他后来提出“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”的哲学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。

从感化税官到巧断疑案,从破除迷信到兴修水利,程颢用行动证明:为官之道,不在权术,而在真心。下一集,我们来讲讲程颢写诗言志的故事。

(文章摘自即将出版的《理学宗师的家国情怀:大儒二程》)

诗词周口

女娲赞

曹植

古之国君,
造簧作笙。
礼物未就,
轩辕篡成。
或云二皇,
人首蛇形。
神化七十,
何德之灵!

[解析]

曹植此诗以精练笔触凝铸女娲神格,而淮阳作为“羲皇故都”,恰为诗中神性提供历史注脚。以诗铭刻女娲三重神性:礼乐肇始者、人文缔造者、创世化育者。

淮阳则通过太昊陵圣迹、始祖图腾遗存与活态祭祀传统,将女娲神格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诗歌具象的文本。

(本文选自冯剑星、朱震昊主编的《诗词里的周口》)

名人轶事

张伯驹收藏“花絮”

张恩岭

张伯驹先生是我国近现代集收藏、诗词、戏剧、书画等于一身的文化大家,他在收藏中的诸多细节,集中展现出他卓绝的艺术眼光与独特的人格魅力。

一件墨迹成雅号

张伯驹的收藏事业始于1927年。这年夏天的一天,张伯驹徜徉于琉璃厂古玩画铺,收藏了他的第一件文物珍品——康熙皇帝御笔“丛碧山房”横幅。当时,这件墨宝在墙上已挂有一段时日,但无人问津。因为对传世的康熙御笔,行家都很熟悉,其笔墨沉着厚实、气势开阔,拙而不滞、豪气逼人,充满阳刚之美。而眼前的这件却飘逸秀丽,一反以往的风格。张伯驹却认定这也是康熙的真迹。他认为一个人兴致所至,也许会变更字体,但其中的神韵却不会变。张伯驹又细细查看了落款和印章,就把这件横幅买了下来。

其实,张伯驹买这一横幅还有一层原因,就是他喜欢“丛碧山房”这几个字。这几个字也是有来历的,牵涉到一个叫庞垲的人。庞垲,清代人,字雱公,河北任丘人,康熙十四年举人。康熙十八年,庞垲以博学鸿儒科授官翰林院检讨参与修纂明史,官至建宁知府,在任期间,审断狱案简明公正,极少用刑,绝不滥杀无辜。有百姓歌谣道:“庞公判事,皎月当空,慈心弥勒,白脸包公。”庞垲还是一位诗人,著有《丛碧山房诗集》四十八卷。“丛碧山房”这四字就是因此而由康熙题写的。

于是,张伯驹就把自己住的宅院也命名为“丛碧山房”,并自号“丛碧”。那么,这“丛碧”怎么后来成了张伯驹的字呢?原来张伯驹原名张家骐,字伯驹,后以字行,就叫张伯驹了。而他后来作书绘画,多题“丛碧”二字,久而久之,人们也渐渐认为这就是张伯驹的字了。

接连收得“夫妻砚”

如果说张伯驹收藏故事中有许多巧合,那么,他这次偶然收得“夫妻砚”,堪称传奇。

1947年末的一天晚上,张伯驹去老友溥雪斋家叙旧。溥雪斋拿出新近购得的一方砚,请张伯驹欣赏。张伯驹双手接过一瞧,这是一方紫黑端石砚,质细,刻云纹,四眼呈星月形,几乎周身都铭刻着文字,且有隶书小字“蘼芜”款,有阳文“如是”长方印。

这正是有名的“柳如是砚”。霎时,张伯驹兴奋得不能自已。柳如是乃明末集名姝、才女、爱国女杰于一身的奇女子,字蘼芜,又字如是,号称河东君。

柳如是十分俏丽,婉媚绝伦,品貌俱佳,以文采风流闻名于世。不知多少江南才子想求娶她为妻,但她只仰慕以文才名扬天下的进士钱谦益。明朝亡时,她劝夫殉国,但钱谦益还是做了贰臣。后钱谦益病死,柳如是自缢而终。

张伯驹久久把玩此砚,连声恳请主人割爱,最后溥雪斋只好成人之美,以原价让给了张伯驹。

得到“柳如是砚”的第二天,琉璃厂一位相识的古玩商人来到张伯驹家,说有一宝,请张伯驹鉴定。张伯驹接过一看,是一方玉凤朱砚,白玉质,上刻篆书铭文,小字篆书款“牧斋老人”,下刻阳文“谦益”方印。“牧斋老人”就是钱谦益。张伯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喜出望外,只以旧砚论价,叫价还价几个回合下来,张伯驹收得此砚。然后,张伯驹取出昨晚收购的“柳如是砚”,与“钱谦益砚”放在一起,绘声绘色地讲起“夫妻砚”的来历和它们主人的传奇故事。古玩商人大惊失色,后悔要价低了。

这个故事堪称传奇。不过,近年来有张伯驹的友人怀疑此事可能是文物商人做的局。事情究竟如何,在张伯驹先生已经去世四十多年后的今天,已无从考证。

一纸名帖留佳话

人们都知道张伯驹又号“春游主人”“京兆”等,最响亮、最为人熟知的是“好好先生”这个雅号。张伯驹自封“好好先生”,其实并非是标榜自我的“好”,而是因为收购了一件漂亮的书法墨迹,就是唐代诗人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。这张好好是谁呢?原来是一位被杜牧深深喜爱的才貌双绝的歌伎。张伯驹像喜欢“丛碧”二字一样,又喜欢上了“张好好”这个名字,因而又自号“好好先生”。

杜牧年轻时在江西做幕僚,认识了歌伎张好好。其时张好好年方十三,她登场唱歌时,四座皆惊,歌喉美妙穿云,而其容貌之美又可谓“玉质随月满”“云步转虚徐”。

可惜的是张好好不久被朝中著作郎沈述师重金赎出,纳为妾,后来沈述师病逝,张好好又流落洛阳街头,当垆卖酒。杜牧于洛阳重遇张好好,不胜慨叹,因美人沦落而满怀爱怜,于是写下了这首诗。这首诗再现张好好升浮沉沦的悲剧生涯,抒发了诗人对这类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苦难女子的深切同情,文辞清秀,堪称唐诗中的佳作。

再说张伯驹收藏这件墨迹,也是挺不容易的。《张好好诗》卷是杜牧仅存的书诗墨迹,全篇书法笔势放纵、风格雄健,很有魏晋书法的古朴风度。这一诗卷由宋徽宗赵佶题名,并钤有宋徽宗玺印。后曾递归宋代贾似道,明代项元汴、张孝思,清代梁清标等人,乾隆年间入藏内府。1924年,逊帝溥仪将其携出宫外,流散民间。

这一诗卷于1950年经琉璃厂论文斋靳伯声之弟在东北收到,持来北京。张伯驹的一个朋友秦仲文告诉了张伯驹这一消息,同时告诉他,此卷已被带去上海。张伯驹知道后既喜欢又紧张,赶紧托朋友马宝山专程去上海追寻此卷。马宝山不辱使命,经过近一个月的追寻,带回了此卷。张伯驹大喜,以5000元的价格买下了《张好好诗》卷。

当然,张伯驹此号也含有自己“好好先生”的幽默吧。

三代人的周口情缘

李现理

我是一名70后。我的家乡在周口鹿邑,一个让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。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,从我的父辈至儿子,我们三代人对周口这座城市,有着特殊的情缘。

周口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史,是华夏文明核心传承区之一,是羲皇故都、老子故里,是中华龙文化、姓氏文化、道家文化、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。

史料记载,明初,一周姓船户在沙河、颍河、贾鲁河交汇处摆渡,形成“周家渡口”,后发展为商贸集镇。明清时期,周家口凭借三河交汇的优势成为中原重要商贸码头,与朱仙镇、道口镇、赊旗镇并称“河南四大名镇”,有“小武汉”之称。“万家灯火侔江浦,千帆云集似汉皋”是对昔日周家口繁华的赞誉,也是今日周口的生动写照。

鹿邑依托澄明食品、化妆刷、宋河酒等特色产业,以及丰富厚重的老子历史文化资源,成为一座富裕、平安、和谐、富有魅力的现代化城市。

20世纪70年代,中国农村实行“人民公社”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的体制(人民公社、生产大队、生产队),上级派往公社、生产队的工作组,到基层指导农业生产、落实政策、参加劳动。我的家乡贾滩公社槐树李生产大队(现为行政村)来了“周口地区农村工作组”。生产大队支书李洪亮向各生产队(现为自然村)队长介绍说,工作组里年龄较大的是周口地委副书记李福昌,其他三位年轻人是地委办公室秘书侯德志、农业技术员“老轩”和“老石”。

父亲介绍说,李书记等人驻村时间大致是1977年3月至1978年12月。我们所居住的闫庄生产队是工作组示范点,他们平时都是在社员家里轮流吃饭。记得最清楚的是,他们引领、指导500多名社员高温积肥,发展种植西瓜、小甜瓜、油豆、甘蔗、蔗藕等经济作物。李永亮、李东风、郭东亮、李忠臣这些和我年纪相仿、当时十岁上下的伙伴,经常在放学后扯着李书记的手,欢笑着围在他身边问这问那。

“周口(中心城区)在哪个方向?离咱们这里有多远?”那时,村里许多父辈多次相互打听。

“在西南方向,李书记离开咱村后我去过几次周口,距离咱们这里有二百多里地!”时任生产队长的李庆良告知大家。

那时,李书记带领的工作组办了许多好事实事,在撤离后还一直关注槐树李生产大队、闫庄生产队的发展。让三千多名群众至今难忘的是1979年至1982年,李书记帮助生产大队建设了全县一流的砖瓦结构学校,修建了大型机灌站和水泥硬板渠,能够让三千多亩耕地旱涝保收几十年,在闫庄生产队南边林地上规划建设了占地面积、设计样式一样的新排房,目前还保留着整齐划一的原始痕迹。

我40后的父辈,还有60后、70后的同辈人,都记住了李福昌的名字。李书记退休安享晚年后,几乎每年都回来看望村民,回忆以前在村里的工作、生活,畅谈时代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2014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,我在5月17日《周口日报》一版右下角,看到了一则刺痛眼球的讣告:“原周口地委副书记、地委顾问李福昌同志,因病医治无效,不幸于2014年5月16日10时26分于周口逝世,享年99岁。定于2014年5月18日10时在周口殡仪馆举行遗体送别。特此讣告。中共周口市委办公室2014年5月16日。”

随后,我在网络上获知了相关信息:“李福昌,1915年生于山西省和顺县马连曲村,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曾任周口地革委副主任,周口地委副书记,中共周口地委顾问等职……”

下班后,我急匆匆地拿着报纸给村民看,大家都流下了感激和怀念的泪水,沉浸在对李书记的追忆之中。

“记得李书记94岁那年(2009年)春天回到村里时,他给我、我四婶、村长王现俊等人说,槐树李村和闫庄是他的第二故乡,做梦也没想到几十年来村里变化恁大。他还说年龄越来越大了,今后想年年回来看望大家的机会,可能不多了……”如今健在的86岁大伯李庆良感慨地说。

1992年3月,我从事新闻宣传报道工作,每年去周口办事或到周口日报社送稿多次,对去往周口的客车和路线很熟悉。

到周口看一看,是母亲多年来的梦想。记得1999年阴历二月初的一个周末早晨,我陪着54岁的母亲、28岁的妻子和6岁的女儿、3岁的儿子,乘车从鹿邑出发,去了淮阳太昊陵景区赶庙会。在人山人海的游客中排队,游览了期盼已久的太昊陵。午餐后,我们购买了泥泥狗、布老虎等纪念品。

下午,我们搭乘出租车去了周口的七一路、六一路等地,还到滨河公园、周口关帝庙等地游玩。

那天游玩后回到家,我感觉很累。母亲却笑着说:“今天终于去了一趟周口,真好!我跟你那几位大娘、婶子一比,值了。”

儿子大学毕业两年后,于2021年1月考到周口一家行政单位工作。三年前,儿子在庆丰路东段一个小区买了房,去年结了婚,周口也成了我和妻子可以常来常往的新家。

“我都79岁了,还没去过周口。要不是你娘四年前患老年痴呆不能自理需要我照顾,说不定我早就过去看看转转了。”昨天,父亲很遗憾地对我说。

我把父亲的遗憾告知了儿子,他说一定要让爷爷的愿望实现。他和在安徽蚌埠的姐姐商量,过节时全家都到他周口的家中团聚,让爷爷好好领略周口的大美风光。

我与周口 主题征文选登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